

父亲的快乐

□俱新超

有一段日子,我的心总是无端地悲伤起来。尤其是傍晚下班,钻进空落落的房间,更觉凄苦。正好这段时间,母亲常常打来电话,她说她这几日总梦见我,说我在她的梦里哭哭啼啼,凄惶极了。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,分外欢喜地告诉她:“妈,儿子一天衣食无忧,有什么可哭泣的,差点都被幸福给撞晕了呢。”

母亲还是放心不下,她再三催促父亲来城里看我。从我老家到县上再到城里,中途需中转两次大巴车。父亲倒觉得有趣,上车能与人闲聊,下车又能见世面,还不用操多余的心,他觉得这是享福。父亲来时,我正在上班。他如往常一样,像个勘察员,绕着房子转一圈,然后才背着蛇皮袋上楼。估摸着我快下班了,他又会精神抖擞地坐在石凳上等我回家。

我小步快跑,见到父亲时,他顶着一头花白的头发,穿着我给他置办的一身行头。我拽拽他的衣角,抚抚他的后背,打趣道:“穿这一身真板正!”他又细细打量着我,长长舒了口气说:“你没事就好,你妈最

近可操心坏了,天天催我来看看你。”一路上他絮絮叨叨,说个不停。我拽着他布满裂痕的手,望着他那布满千沟万壑的脸,看着他布满红血丝的眼睛,想来,他也是一夜未眠,牵挂着城里的我。

我把提着的一只刚宰杀的鸡给父亲看,乐呵呵地说:“小老头,今天给你熬鸡汤喝。儿子做的汤,天下无敌!”他笑容晏晏,激动地说:“正好给你带了咱们家的菜蔬,够你吃一段时间了。”他麻利地将菜掏出来,整整齐齐地码在厨房的角落,而后,扶着墙立起来,眼里溢满幸福。他自豪地说:“你妈生怕给你带少了,走时,使劲往里装,恨不得压弯你老父亲的腰啊!”鸡汤煲好,父亲喝了两大碗,他心满意足地半躺在沙发上,哼着小曲,念叨着:“你把你妈的手艺到底是学来了,日后饿不着,我们老两口就放心了。”

饭后,父亲执意要坐最后一趟班车回家,他说:“看到你好着呢,我就快乐,我就放心、回家告诉你妈去。”实在无奈,我谎称班车时间有变,赶不上了,于是留他住了一晚。当晚,我问他有什么需要带回去的东

西,他挠挠头,嗫嚅着说:“给你妈去买个口红吧,还没给你妈买过什么礼物呢。”我带他到附近的大商场转了几圈,停在化妆品店前。店主选了几款色号——摆在父亲面前,父亲小心翼翼地问:“哪个颜色涂上好看啊?”店主亲切地和,温柔地说:“是给您妻子选口红吧,这个砖红色适合大多数人的肤色,涂上嘴唇看起来更有质感。”父亲又兴奋又冷静,他瞥了我一眼,说:“那就这个了?”我正用手机付款时,他重重地将我推开,自信地说:“我带钱了,我给你妈买!”我默默地退后,难掩欣喜,攀着他的脖子说:“老头子有钱啦。”他的脸上堆满笑意,那颧颧巍巍、细细密密的鱼尾纹,就像绣上去的一朵花,别致又浪漫。一路上,父亲喟叹:“家里少了女人是万万不能行的,你妈给你,给咱们家操碎了心哇!”

夜晚,我敲击着键盘赶一篇稿子,父亲戴着老花镜,坐在一旁,盯着电脑屏幕说:“上面的字就像飞出来的,真快!”他又瞅见桌边的一沓报纸,即刻拿起默读起来。他的眼睛像是被定了时,十几秒才动一下,我

实在有些焦急了,便问他:“爸,你在找什么呢?”“找你的名字啊。”父亲说。我忙不迭地递给他几张报纸,用笔圈了圈我的名字,他看得出神,自豪地说道:“这么大的版面都是给你的,那么多字,你要写多久啊?”“没多久,那些字都是飞出来的。”我俩频频相顾而笑,真希望时光能够静止。

送父亲走时,他的包里除了口红和一瓶水外,还有几张有我文章的报纸。他说:“回去给你妈看看你的文章,她保准高兴。”他坐上车,朝我招手,喊道:“爸快乐,你也要快乐。”我说:“一定!”几天后,母亲打来微信视频,她的双唇被口红晕染,恰似玫瑰花瓣舒展,浓郁色泽如酒般醉人。她稍显拘谨地说:“你爸还给我买了口红,我一涂都成妖精了。”父亲在一旁笑得灿若春花,他的心里有无数个快乐,因为母亲,因为我,因为这个家。

细想,拥有快乐是多么简单的事情,无风无浪的生活是快乐,偶尔的锦上添花亦是快乐。我该像父亲一样,常常能乐,常常快乐。



天公行

——步龚定庵《己亥杂诗》
神韵而作

□穆锴

己亥之年,龚子辞官南归,道出燕市,见万马齐喑,感天地闭塞,遂有“我劝天公重抖擞”之叹。今仿其遗响,作《天公行》八章,欲使风雷再起,人才竞出,以慰先贤于九泉。

九州何寂寂?白日黯无光。
群生喑寒蝉,万籁沉洪荒。
我欲叩天阍,雷霆裂穹苍。
“天公其寐乎?何不醒而骧?”

忆昔轩辕世,风雨助开疆。
神农尝百草,雷火炼药方。
今观世上士,尽作折腰郎。
安得箕毕雨,一洗积年霜?

昆山有美玉,樛棲空自藏。
沧海有明珠,夜夜泣寒芒。
天公纵有眼,不识荆山璋。
我愿化欧冶,为铸干将良。

蚕茧久缠缚,吐丝成死局。
安得快剪刀,剪断黄金毂?
蛟龙困浅瀨,不得云间舞。
我欲借风雷,一朝腾寰宇。

天工本巧匠,岂乏济世才?
夸父追日影,精卫填海隈。
女娲补天处,五色至今瑰。
何不降此章,重振黄金台?

商君变秦法,虽死功不磨。
安石提新政,千载有余波。
今人徒叹息,不敢挽颓波。
我劝天公勇,破此旧网罗。

少年负壮气,奋翼击天池。
老骥伏枥久,犹思千里姿。
安得共工怒,撞倒不周山?
重造新天地,日月更昭彰。

天公若垂听,莫负此衷肠。
降才如星雨,不拘一格量。
使民复元气,令国再辉煌。
我今长揖去,看汝补天忙!

给妈看病不记账

□陆琴华

“喝牛奶能需要多少钱?我去买一箱牛奶。”从二姐嘴里得知,大病后的母亲要是白天和夜里喝几袋牛奶,咳嗽会明显减轻。妻子得知我要买牛奶给母亲喝,就建议我买两箱牛奶。我说:“二姐家里还有两箱呢。”妻子说:“你二姐家有牛奶,那是你二姐买的牛奶,又不是我们买的牛奶。”

母亲八十四岁了,一过年,也就是正月初三,母亲患肺癌在县医院住了二十天医院,医生只是给母亲打点滴来消炎和补充营养液,咳嗽症状减轻了,可是母亲的主要病根——癌症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。这岂不是坐着等死吗?这样,二姐就把母亲送到省城来了。一个疗程,四次化疗。前三次母亲到省城化疗,都是二姐一路保驾护航的。那个时候,我远在外地私立学校,对于到省城看病的母亲我一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,一想起在省城住院的母亲,心里就有自责和愧疚之感。

妻子买了两箱纯牛奶,我打算离开,可她看到超市的玻璃柜里摆放着刚刚上架的甜瓜,说:“买几个甜瓜给妈尝尝。”甜瓜含有蛋白质、脂肪、碳水化合物、无机盐等,可补充人体所需要的能量及营养素,帮助机体恢复健康。妻子就说大病过后的母亲适量吃点甜瓜不是坏事,何况是炎热的盛夏呢?我点点头。那次,我和妻子买了两箱牛奶、六七个甜瓜以外,还买了葡萄、核桃等。

俗话有“十个手指伸出来有长短”的说法。我兄弟八个,可是家境状况各不相同,也就是有穷有富。关于母亲住院的高昂医疗费我一直都是持这样的态度,家境富有的,就多拿点,实在没有的,一个子儿不掏我也没有意见。这个观点一开始却遭到妻子的极力反对,认为儿女不论穷富都有赡养父母和承担父母医药费的责任。我点头称是,过后就把我们兄弟情况一一摆出来:大姐七十岁的人了,还和大姐夫一直都在外地打工,因为大学毕业的儿子在省城没有房子,女朋友至今八字不见一撇;三姐曾在附近一家石粉厂打工,没到一年,患上砂肺病,到市里住院,那医药费还是我们兄弟几个凑起来的。如今三姐出院好长一段时间了,我们给她凑的那些医药费至今还没有能力还给我们,四姐家境应该好一些,因为四姐夫是公务员,几年前,四姐夫给朋友保嘴贷三十万元。款贷出来了,朋友从此下落不明。结果这三十万贷款全砸在了四姐夫头上;住在农村的二弟因病去世,侄子住的新房子还是十多年以前我们几个姐弟凑钱盖起来的;三弟一家住在城里,按理也应该好一些,可是三弟夫妻两人一心想发大财,走红运,办的厂一个子儿没挣,就先拉了一屁股的债,一天到晚上门讨债的人络绎不绝,一家人连饭都吃不安,连觉都睡不好,东躲西藏,没有安身的时候;小弟一家四口人也在外地打工,有时为了省钱,连年都不回来过。相比较而言,家境好一些的是二姐家和我家。二姐是公务员,刚从位子上退下来没几年。我呢?常年民办学校任教,收入尚可,平时注意节约,手里有点积蓄。我对妻子说:“像二弟三弟他们,你让他们出去借都借不来,你逼他们出去偷都偷不来。”妻子就默而不语,显出沉思状。

再过几天,二姐还要冒着酷暑送母亲到省城进行第四次化疗,而每一次在省城医院的一周时间里,母亲所需费用都得万元上下。我把我刚刚到手的工资送给二姐,二姐说:“你每一次掏钱给妈看病,这钱你都得一笔一笔记下来啊。”拳拳寸草心,浓浓赤子情。我还没来得及张口说什么,妻子快言快语:“记下来有什么用?他们也没钱给我们。”又说,“我们不能让妈伤心。”

我曾做了将近二十年的压力容器电焊工,每当酷暑就会想起高温下的电焊,那段不平凡的岁月。

1984年的冬天,某国企与我村联营,我被安排进国企压力容器车间,成了一名电焊学徒工。经过几个月的学习,我很快掌握了基本焊接技术,经过考试正式成了一名压力容器电焊工。

压力容器焊接焊纵缝还可以,两头没装封头,空气流通,跟在外面焊接差不多。焊内环缝时,人钻在里面焊烟尘出不来,那真是受罪。

记得有一次大热天,我钻在直径只有0.6米的空间狭小的容器内焊接,刚钻入汗水马上从我额上渗出来了。我口咬着面罩,左手按着翻转架开关,右手握着电焊钳,开始了焊接。容器内随着电焊的热量而温度升高,外面四十度的高温里面最起码四十几

度,一会儿就汗流浹背了。我时不时地拿毛巾把淌在眼睛里的汗水擦一下继续焊。当一条焊缝焊好,钻出来时就像从河里起来一样,衣服都湿透了。

我的徒弟帮我去容器内打飞溅,他打着打着竟然热晕在容器内。我连忙把他从容器内拖出来,用冷水毛巾帮他擦拭,他慢慢地醒来。我不放心,骑自行车带他去市里第四人民医院看诊,医生帮他验了血,做了脑部CT,还好脑子没问题,医生说葡萄糖少,缺乏营养引起的。我把徒弟带回厂,送他去了宿舍,又买了2斤白糖给他。

有一年夏天,我师父的师父小英师傅在直径1米的压力容器内焊接,她汗流雨下热得实在吃不消了,按理应用压缩空气送进容器内降温。车间副主任在容器外看护知道后,他不懂,竟然用氧气送进去,高温下当氧气遇见电焊火花,瞬间烧了起来。当小英师



●霸王河日落

郝建国 摄

温暖的邂逅

□任开旺

夜幕如一块巨大的黑色绸缎,悄然降临,将整个小区笼罩在一片温馨而神秘的色彩之中。广场上,灯火辉煌,犹如繁星点点,照亮了人们的生活。随着音乐的响起,一群群男女老少汇聚于此,他们随着节奏翩翩起舞,仿佛在诉说着生活的美好。

我,一个刚刚退休的文化工作者,邻里经常夸我,说我虽已年到花甲,但精神矍铄,外表看起来仍像四十多岁的年轻人。这或许是我多年从事文化工作的缘故,让我保持了那份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。

此刻站在广场上,第一回近距离地在这舞池边,感受着这份别样的欢乐。舞池里的人们像下饺子一样涌入其中,随着音乐的节奏舞蹈。虽然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广场舞,但我的文化底蕴和多年的“农村文化辅导”工作经验,让我在舞池中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。几曲下来,我坐在旁边休息,享受着这难得的宁静时刻。

就在这时,一位年龄和我相仿的男士走了过来,他拉着我的手,有些胆怯地说:“大哥,能请你跳一曲吗?”我一时愣住了,跳舞一般都是男士请女士或者女士请男士,哪有男士请男士的?

我疑惑地看着他。他看出了我的紧张,笑着解释道:“大哥,你别误会,我是来邀请你去和我夫人跳舞的。”我恍然大悟,他拉着我的手,我跟着他来到了他的

夫人身边。他的夫人是一位年近五十的女士,虽然算不上漂亮,但个头高挑,看起来很干净、很整洁。她微笑着向我点了点头以示欢迎。我牵着她的手,两人一同走进了舞池。随着音乐的响起,我们仿佛忘记了年龄的界限,回到了年轻时的美好时光。我们一边跳着轻盈的中式步,一边聊天。她告诉我,她的丈夫不会跳舞,也不想学,每天就陪着她来到广场走走看看。虽然她自己会跳舞,但是没着对眼的男士她也不爱跳。而舞池里有看上对眼的男士,不少都带着舞伴来的,也不敢上去邀请。另一方面,前不久有位老哥邀请她跳舞,跳着跳着突然心梗发作,倒在了地上。这件事让她心有余悸,她的丈夫也因此不再让她跟年岁太大的男士跳舞。于是,每当有合适的男士出现,她的丈夫总是主动去邀请过来和她共舞。

我听着她的叙述,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这就是生活啊,充满了美好和温暖。我直爽地告诉她:“以后你再遇上我,你就大胆地来邀请我吧。我要是见到了你,我会首先邀请你的。”

在这广场上,人们不仅锻炼了身体,还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乐趣和情感寄托。随着广场的灯火渐渐熄灭,人们也陆续散去。我带着这份美好的邂逅和感动回到了家中。

高温下的焊接

□徐建平

傅被救出来时,已是严重烧伤,还好及时送医院,保住了性命。

这只被烧过的压力容器放了好长时间,一个人也不敢进去焊。车间主任说:“小徐,你年纪轻又是车间里唯一的男焊工,你去焊吧。”我想车间都是女焊工,就答应了车间主任。我先在外面调整好焊接电流,用压缩空气在里面吹,尽量把余留的氧气吹出来。我小心翼翼地从小孔中钻了进去,当弧光闪闪时,我马上聚精会神,眼睛盯着焊接溶池,也顾不得汗流浹背,一气呵成把剩余的焊缝全部焊好,最后保证了交货期。

又有一年夏天,某化工厂搭建一个设备平台,高有一百多米。施工单位搭到十几米高度时,那个焊工有恐高症,加上高温天气,吓得不敢做了。

他们讨听到我能爬高落低,找到单位领导要我去参与施工。说实话外面施工既

危难又苦又脏,我也很怕,不想去,领导说:“小徐,还是你去吧。”领导的一句话,使我硬着头皮去了工地。

那天我是骑着自行车去的。四十多度的高温天气,不干活已经汗流浹背了。当时也没有起重设备,钢材全是人工拉上去的,安全措施也差,望着十几米高的平台,我心里一阵紧张。

还好有钢楼梯。沿着楼梯一步一步走上去,来到了平台上。安装师傅说:“这个平台一层一层搭上去,最起码要半个月。”我跟师傅拿了安全措施系在腰上,我说:“高空作业安全第一。”平台上系着手拉葫芦,下面有工人拉葫芦把一根根槽钢和角钢等拉到平台上面。

安装师傅们把钢材固定好,我立马眼疾手快去上前去焊。假如焊不牢固,一旦钢材掉下去那不是开玩笑的,所以我不得不时刻保持高度警惕。

一层要做一个楼梯,一个一个台阶焊上去。踏在如火炉一样的铁板上,双脚只能不停地抬起,焊好一个楼梯一个人好像跳进了火坑,几乎昏倒。

一层一层做上去,真是吃不消了。平台越来越高好像晃动起来了。有一次,太阳躲在了云中,顿时乌云密布狂风大作,好像天要塌下来的样子。大家拼命地往下跑,我说:“不要慌,先把电源关掉。”紧接着雷雨交加,一会儿狂风暴雨淋湿了我全身,等下到地面双脚几乎站不稳了。还好电源切断了,大家有惊无险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

半个月下来,我变得又黑又瘦,像刚从非洲回来似的。工程结束我发烧发了一个星期,大热天在高空作业真是太辛苦了。

想起那些年高温下的焊接,真是吃得苦中苦,方知蜜糖甜。高温下的焊接安全牢记于心,让我们更懂得珍惜平时岁月静好的一天。